

目 录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南天国差臣进表 平西王夜宴观星 (员)
- 第 二 回 包公奉旨诏英雄 五虎兴兵临敌境 (远)
- 第 三 回 狄元帅以众攻关 张将军出敌斩将 (员)
- 第 四 回 段小姐夸能演术 飞山虎逞勇交兵 (员)
- 第 五 回 飞山虎出敌被擒 段小姐灵符迷将 (圆)
- 第 六 回 破迷符宋将留神 遭大难刘庆得救 (圆)
- 第 七 回 斗法宝大败红玉 施异术诈陷宋师 (猿)
- 第 八 回 困高山宋将惊惶 越险地刘张讨救 (猿)
- 第 九 回 孙总兵有心陷将 杨文广不意拿奸 (猿)
- 第 一 〇 回 露计谋传书得祸 明陷阱奏本伸冤 (源)
- 第 一 一 回 闻被议困将解围 忆离情专心训子 (源)
- 第 一 二 回 到汴梁弟兄同志 当金殿太君陈兵 (缘)
- 第 一 三 回 平西妃杨府托儿 范枢密三关调将 (缘)
- 第 一 四 回 王夫人奉旨兴师 孙总兵背君投敌 (远)
- 第 一 五 回 杨文广奉命探山 段红玉施法取胜 (远)
- 第 一 六 回 沙场布阵困英雄 锋敌中婚思小将 (苑)
- 第 一 七 回 段小姐暗口问心 狄公子假订良缘 (苑)

五虎平南后传

- 第一八回 段小姐谎言哄母 云中子真偈规徒 (苑怨)
- 第一九回 段小姐移回宋营 狄公子羞惭女将 (愿愿)
- 第二〇回 出高山宋帅责儿 逢劲敌段洪忆女 (愿怨)
- 第二一回 南蛮王收录逃臣 王禅师开兵提将 (怨怨)
- 第二二回 王怀女助敌得胜 王和尚布阵逞能 (怨愿)
- 第二三回 纯阳阵拿捉宋将 报异梦明传武曲 (苑园)
- 第二四回 祈神驩翁媳相逢 因情义金兰助力 (苑园)
- 第二五回 议破敌金兰同志 计劫营段洪失机 (苑园)
- 第二六回 施巧计兰英斩僧 中机谋段洪降宋 (苑缘)
- 第二七回 老南将真诚降宋 少蛮女私订良缘 (苑园)
- 第二八回 王兰英背义夺关 狄元帅正军轿子 (苑愿)
- 第二九回 宋将军脱逃自营 段小姐单身探穴 (苑愿)
- 第三〇回 大金环中术被擒 段红玉夺山救将 (苑园)
- 第三一回 庆洞房恩成虚愿 露缘故反爱为仇 (苑苑)
- 第三二回 王兰英劝父归宋 段红玉兴师讨伐 (苑园)
- 第三三回 红玉败往竹枝山 王凡归降狄元帅 (苑缘)
- 第三四回 狄元帅计斩孟浩 达摩士毒陷宋军 (苑园)
- 第三五回 鬼谷师遣丹救将 狄公子奉命招安 (苑怨)
- 第三六回 再投宋红玉完姻 施毒泉道人伤敌 (苑怨)
- 第三七回 救三军女将求泉 活生灵龙神运水 (苑园)

目 录

- 第 三 八 回 获私书奸谋尽露 拜战本参意参详 (页码)
- 第 三 九 回 包龙图登台选将 杨金花夺帅逞能 (页码)
- 第 四 〇 回 当金殿三杰领兵 施法宝群英献技 (页码)
- 第 四 一 回 排八卦收除蟒怪 渡昆仑剿灭蛮王 (页码)
- 第 四 二 回 获叛臣奏凯班师 诛佞贼荣封宋将 (页码)

五虎平南后传

(清) 无名氏 撰

第一回

南天国差臣进表 平西王夜宴观星

诗曰：

暴戾边夷屡不和，贪吞疆土动干戈。

扰攘不息兵遭困，征役无休将士磨。

却说前书五虎将征服西域边夷，奏凯班师，回朝见主，论功赐爵，俱受王封。当时各将士，同告假荣旋谒祖。仁宗天子准奏，各赐荣归故土，限以三年为满期，期满之后，仍复回朝伴驾，同保江山，后话慢表。

再考大宋开基承统以来，边廷侵扰之患，屡屡不息，始自太祖传位与匡义太宗，以至真宗及今仁宗。然太祖之初，代周承统，登基一十六载而崩。太宗继御，在位二十二秋，其初威武仁智，不在太祖之下。三年而收吴越，四年而灭北汉，天下一统之盛至矣！及真宗之世，在位二十五载，唯宽仁慈爱，大有帝王之度。然至景德初年，契丹大举雄兵猛将入寇坛州，所到之方，旦夕攻陷。当日若无寇准之材智，劝主亲征，国家几乎灭亡，其弱甚矣！至仁宗在位四十二年，虽然忠义之士满朝，仁柔有余，武刚不足，是以边疆敌患，不觉旋踵而来。其初文有王曾、孔道辅、包拯、文彦博；当扰乱之日，其武朝廷所倚重，初知兵机韬略者，莫如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；智勇双全者，有呼延赞、杨宗保，并帐下结义英雄甚众，前书已见，此时不题。以后众臣年老力衰，相继而亡，却也不表。

再言上年五虎将，征服西辽，其边夷拱服，入贡不绝。仁宗天子龙心大悦，思念皆狄青五将之功，其众将回朝之日，告假荣

归，原限三年，此时限期未滿，方有二載，所以群將俱未回朝。當日乃嘉佑四年，壬辰秋九月，南蠻王侬智高作叛。初起于廣源川，後興兵攻奪交趾，僭稱南天國王，發兵入寇邕，兵勢甚銳，百姓驚慌，各府州縣，望風逃遁，所到皆破，不題。

忽一天，仁宗天子尚未退朝，有黃門官俯伏金階奏曰：“微臣啟奏陛下，今南蠻交趾，南天國王侬智高，差使臣到來，有表文一道，上達天顏。”仁宗王聞奏說曰：“朕思這南蠻王可惡無禮，前月邊關有本，奏說這逆凶起兵侵掠，黎民不安，求恩發兵征誅。朕想勞師動將，府庫浩繁，非同小可，是以尚未發兵征討。不想彼勢愈張，未滿二月，其邊關本章，雪片而來，說邕州危急，近日即思興兵前征，他今又差使臣來上表未知何意，即可宣進來。”

當下，黃門官領旨，即出午朝門，宣進使臣。這使臣慌忙俯伏金階，拜伏已畢，手捧着表文一道，說：“邊國使臣叩首，仰見龍顏，願聖壽無疆。”天子開言說：“外國差使見朕，有何本章奏。”使臣說：“微臣奉南天王有本章一道與陛下，求龍目觀瞻，便知明白了。”當下，有御前當駕官，將本章接上龍案展開。仁宗天子一看，表文上寫：

南天國王書至宋天子御前曰：從來天下者，人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之所私得也！至於堯舜之君聖德俱備，尚且揖讓相遜，況令君聖德未及于堯舜，而柔弱不及材能，公然南面稱孤，實為不稱耳！茲故束銳師百萬，戰將千員，喜則有時坐守南國；怒則發憤，奔越中原。宋君如識故達勢，即割雲貴兩粵之地，暫止征伐之車。文書到後，尚屬狐疑不決，戈盾耀于汴梁，帟幟揚于中國。倘玉石不分，君耻臣辱，追悔何及。

當下仁宗天子看了這道戰書，其中許多不遜無禮之詞，不覺

龙心大怒，手拍龙案骂声：“好大胆南蛮逆畜，焉敢逞强出此大言，欺侮于寡人，决不姑宽。”传旨将使臣官绑去斩首。这使臣看见天子大怒，又闻得旨斩他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唤数声：“圣主在上，容罪臣启奏，这乃国王差使微臣来上奏，不干微臣，得罪陛下，奉命差使，焉能推却得来；况其书中所犯罪者，皆由我主国王，微臣本内之词全然不知，伏乞陛下龙心鉴察。”说罢不住连连叩首，仁宗王听了，尚然怒气不息，指着使臣骂道：“大胆逆畜，尚敢多言，你既奉差而来，与你无干，死罪免了，活罪难免。”传旨捆打四十，发往开封一路，起解监押出境。旨意一下，两边武士，将使臣捆打四十大棍放起来。仁宗帝指着使臣喝道：“恩饶你回本国，与狗蛮王得知，教他小心伸出狗项等候罢！不日大兵就到，断不死捉，定然活擒，碎剐于他。”那使臣官含泪谢了不斩之恩，起来往开封府，一路回国去了。

当时仁宗天子把本章复看一遍，怒气尚忿忿不息。说一声：“可恼可恼，你这逆畜，如此欺侮藐视我中国无人。朕情愿江山不要，必亲临征讨，以决雌雄。”言之未了，只见文班首中闪出一位大臣，执简上前，俯伏口呼陛下不可不可。天子闻言，往下一看，这位大臣乃铁面无私包龙图，天子即命侍御人下阶扶起，说：“包卿休得行此大礼。”即赐坐锦墩。这仁宗因何如此隆宠这包爷，比之别臣不同，素知他是忠梗无私之臣，多少奸谋不决之书，得他理白，为国为民，社稷倚赖之重，是以天子格外加恩以师事之。

当时包爷谢恩起来坐下，天子说道：“包卿家，这南蛮王依智高逆贼，作叛于南隅，攻打邕州甚急。朕本欲提兵征讨，今又下此无礼战书，欺侮朕躬，藐视太甚。寡人必要亲自提兵捉拿逆贼，以泄此忿，因何包卿阻谏。”包爷说：“陛下，自古以来，边夷之害，那一朝一代没有，如今南蛮之叛，邕州之危，皆因边关

缺少智勇之将帅耳！苟能用韬略之将，提兵征讨，未有不克，陛下何必御驾亲征。臣保举一人，领兵前往，可以指日成功。”仁宗天子说：“卿举何人，与朕分忧。”包爷说：“臣所举者乃平西王狄王亲也，此人领兵，定然马到成功，望吾主龙意参详。”

天子闻言大悦，说：“包卿所举得人，但念他征西劳苦几载，才得安然，今又命他前往劳神，朕心觉得不忍。”包爷说：“陛下恤念功臣之劳，足见仁慈了，但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，理当如此，这也何劳圣虑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所言者，乃为国之计。”说罢即发旨一道，付与包公前往山西，诏取狄王亲回朝。是日退朝，文武各散，包公接了圣旨带了家丁，往山西而去，且慢表。

先说平西王自从平西得胜回朝，告假荣归故里，与老太君带了公主娘娘回至家乡，王府安享已是无事，非止一日，是岁乃十月小阳春了。忽一夜，乃中旬天气，月色如银，中天灿烂，狄爷吩咐备酒，设在西楼，与公主宴乐，夫妻对酌，两边宫娥歌舞，音乐悠扬，当下夫妻对坐而饮，酒酣之际，狄爷手举金怀，说声：“公主贤妻，下官当初受尽多少辛劳，西征北伐，方立下些汗马的功劳，又得贤妻内助，才得玉带横腰，安享荣华，皆叨内助之力，贤妻吃了此杯。”公主开言说道：“千岁之命，焉敢不遵。”即接了此杯又说：“千岁常言，夫乃妇之夫，妇所倚重者夫也，前者千岁与国家出力，屡立大功，今日身居王位，妾藉有光，正要上贺。”说罢，即命宫娥满满斟上一杯，玉手双拿送至。狄爷微微笑说：“公主言重过奖了，下官那里敢当。”也接了金杯，一饮而干。

夫妻对谈酬酢之间，时交二鼓，不觉正南上一派红光，射入南窗里。只见一星大如碗，从南方滚到太阴，化为数百小星，将月围了半个时辰方散。公主一见，吓了一跳，连说：“不好了，南方贼星冲犯太阴星，有刀兵之患，国家不安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夫

人怎见得如此？”公主说：“妾颇晓天文，此乃吉凶预兆也。”狄爷听罢，点首嗟叹：“倘然南方有事，圣上必然要差遣下官领兵征讨了。”公主开言呼声：“千岁，你难道不见么？方才见贼星冲犯太阴，乃不祥之兆，只恐此回领兵，主帅凶多吉少。依妾主意，明天预上一本，告假归林，我夫妻趋吉避凶，侍奉老婆婆，训诲儿子，以省烦恼，你道如何？”千岁闻言不悦，说声：“公主，你且住口，本藩自布衣行伍出身，立了些功劳，叨蒙圣上恩封王位，位极人臣，恨不能粉身碎骨，报答圣上，公主如何反教下官趋避，贪图安逸，这话何解？”公主说：“千岁呵！非是妾身多言，只因贼星冲犯太阴，领兵主帅是定然不利，是以妾劝你暂为权避。千岁呵！为人难道知有凶险不避之理。”狄爷笑道：“夫人之言差矣！我狄青仍一撑天立地的男子，须以忠孝两全，自幼学习武艺，必要出力于国家，岂为贪生怕死，以负圣上。况生死自由天命，焉能以人料之，苟免逃避得来，且本藩久要芳名留于后世，何患生死利钝之机关。”

当下公主见狄爷说轰轰烈烈之言，又见他全执己性，不依良言劝解，不敢再说，只得手举金杯，呼声：“千岁，此乃上天指示幽微，非妾所知也，倘有失言，望乞恕罪。”狄爷连忙接下金杯说：“公主不必如此：既然你预知今日南方有刀兵之患，圣上不知底细，也要明日回朝探听。果然南方有事，必要领旨平服南蛮，方才回来见你。”公主闻言大惊，不觉泪下沾襟说：“千岁呵，方才皆乃妾之失言，但为臣须要尽心报国，倘天心不顺，非人力可强为。千岁何不听天命，随时而遇？倘若圣上不差遣于你就罢了，因何一闻有此凶信之事，即被回朝面圣领兵，不听妾解劝之言，又出此不利之语。万望千岁明日不要回朝，坐以待时，且由圣上所命如何？”当下狄爷听了，低头不语，半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权依公主罢了。”是夜已交三更，公主吩咐收拾余宴，

夫妻二人共回宫房内安寝不题。

再言狄青乃武曲星降生，辅佐仁宗天子保国之臣，原乃大宋擎天玉柱，架海金梁。所以一腔忠义，赤心为国，不以生死利害为嫌，是以公主一说明南方有刀兵之患，即思回朝领旨征剿为己任，劝他多少良言不依，这个从忠义之天性流出也。是夜不表。

未知包爷何时到来诏取狄千岁回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包公奉旨诏英雄 五虎兴兵临敌境

诗曰：

食君之禄报君恩，尸位素餐枉作臣。

把笔文官分善恶，提刀武将立功勋。

慢言平西王与公主是夜家宴之言，再说包龙图领旨，诏取狄爷回朝，一路带了黄朝、马汉许多家丁，执事銮驾，实难尽述。出了汴京城，向山西太原府而来，一路具各有府州县相送，不用多谈。是时包爷有王命在身，不敢停留，无分日夜进发，一日到了山西地面，进了太原府西河县，早已命家丁通报。

是日，狄爷正在银安殿闲坐，有宫门官报来圣旨下来。狄爷闻知，吩咐大开王府正门，预排香案灯烛接旨。当包公来到小阳村内，下了八抬大轿车，进至王府银安殿开了圣旨，狄爷俯伏于地，包爷启读诏曰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有交趾逆寇侬智高作叛，兴兵犯界，反击邕州，危子旦夕。朕乃欲兴兵征讨，不意逆贼又差使官投下战书，内有不遇之言，十分无礼，侮

远

羞朕躬，恨于切齿。正欲亲征擒拿，以正国法，方消朕恨而泄朕耻。今特旨来诏请卿家回朝，商议平南之策，以靖边疆，以安庶民。旨意到日，卿须勿缓登程。朕须设筵宴于金銮殿，与卿饯行，钦哉谢恩。

包爷宣罢旨意，狄爷谢恩起来，接了圣旨。当时与包爷重新见礼，分宾主坐下，早有家将，献上香茗。吃罢，包爷呼声：“狄王亲，目下边关危急，圣上深恨叛贼战书之侮辱，原欲御驾亲征，但下官想起来，当今之时，一者国家政烦，不可离君，况目下朝廷尚未立定太子，圣上却是不问。太子所立乃国之本，群臣与下官谏陈多少只不准依，是以下官荐于王亲，为平南总领，望祈早日动身。”狄爷说声：“包大人，我下官一介武夫，行伍之贱，这立些微小之功，蒙圣上加恩，今已位极人臣，须赴汤蹈火，也要图报王恩。何况马上之劳，即于明日起马登程，回朝面圣便了。但是一路风霜跋涉，有劳于大人。”包爷说：“狄王亲呵，这也是奉君之命，何须言劳。”狄爷点首称是，当下吩咐大排酒宴，与包大人洗尘，对酌之际，谈论国家政务一番，至更夜已深，方才用过晚膳安歇一夜。

次日狄爷打点，备了行装登程。是夜公主知有圣旨相召，难以谏阻，暗暗垂泪，不敢多言。此时狄龙、狄虎，二位世子在书房闻爹爹回朝，也来送行。狄爷吩咐兄弟二人，用心发奋攻书，不用远送。言罢，拜辞母亲，老太君也有一番吩咐，相辞公主，许多叮咛之言，难以长谈。是日狄爷、包公，一同起程出了王府，路由本省山西进京，非止一日路程。

忽一天到了汴京，次日天子临朝，文武百官，参见已毕，有当驾官传达旨意，包爷即上前俯伏，呼声：“陛下，前者臣包拯，奉旨宣召狄王亲，今已回朝，现在午朝门外候旨。”仁宗天子大喜，说：“包卿平身。”又忙传旨宣平西王上殿，值殿官领旨宣进

狄爷，狄爷俯伏金阶，参朝已毕。天子大悦说：“御弟平身，只因南方侂智高逆贼作乱，入寇邕州，昼夜攻打，百姓不安，今又送来战书，侮羞寡人，朕原欲亲征，包亲又谏止，故特宣御弟回朝，领兵征剿逆党，与寡人泄忿，足见卿之忠义也！今由御弟调拨哪一方雄师，先定后奏，便宜行事，大展雄才，得胜班师，回朝之日大加升赏，以酬卿劳。”狄爷说：“陛下呵，臣受主恩，即粉骨碎身，难报万一，敢不效犬马之力、代主之劳。蛮兵虽锐，何足挂怀，臣托陛下洪福，此去必然马到成功。”

仁宗闻言大悦，传旨便于偏殿排宴，款待狄爷又赐统领帅印。狄爷饮毕谢恩，天子又呼：“御弟，提调各方军马，必得一智勇双全的上将，同往为先锋方妙。”狄爷说：“不用别方调取大将，前者平西四将，与手下焦孟六将足矣！但上年四将告假归家未回，须要陛下发旨，各路调齐回朝，然后发兵。”天子闻奏，即发诏旨四道去讫。是日退朝，狄爷与潞花王千岁，并驾同行，一路往王府直至南清宫内，潞花王千岁，先进内禀知，狄太后娘娘大悦，即命宣进。狄爷进内，拜见姑娘，见礼毕，又与千岁见礼，一同坐下。

是日姑侄兄弟相逢，仍有一番别后之言，狄爷请安，不一会，排上筵宴相款，不用烦言。自此狄爷就在南清宫等候四将回朝，然后发兵起程，按下不表。不觉已有十余天，四位将军，先后陆续回朝，俱已面圣，天子慰劳了一番，与狄千岁相逢，欣喜色，兄弟四人到了狄王府，会了焦孟弟兄，焦廷贵说：“自今又有趣了。”孟定国说：“你趣在何处？”焦廷贵说：“老孟你难道不知，前者千岁平西回朝，告驾荣捷，弟兄五人，走得干干净净，单剩我二人，代管王府，差不多些守了二载，好生寂寞厌业，今得南方作叛，方得聚会，今千岁又提兵前去，把南蛮杀个不休，岂不大趣么。”四虎英雄听了，皆忍笑不住。狄爷说声：

愿

“休得多言，众兄弟们，今夜须要准备刀枪马匹，明日发兵。”众将应诺，此夜不表。

次日，狄爷仍往南清宫拜别年老姑娘，太后一番叮嘱，狄爷连连诺诺相辞，潞花王千岁，也是一番言语，不能一一细述。

是日狄爷到了教场中，挑选了十五万精兵，五十员偏将，是日拜辞天子，相别众大臣，祭了大旗。当时天子又命各大臣在教场送别，备下饯行酒，元帅谢了君恩起马。令刘庆为开路先锋，领兵一万；张忠为左监军，李义为右监军，石玉为后队中军接应，孟定国、焦廷贵二人，各领兵三千，在后运粮。各将分派完了，自统大兵于中军，吩咐放炮登程，跨上现月龙驹，分开队伍离了汴京城，向南方大路进发。涉水登山，旗帜招展，杀气冲天，一路上威威武武。当时狄元帅军令所到之处，不许惊扰百姓，私下行凶，强取民间一物，如违令者立斩首，是以军中肃静，不执妄行，民间安居如故不表。大兵一路所到之地方，俱有官员迎送，不用多述，水陆并行，有两月路途。

一日，大军正在行走之间，远远探子报上，前面乃广西之地界了。狄元帅闻报，又闻报邕州已失，陈曙总兵阵亡，横州、宣州俱已攻下，进兵广州。当时狄元帅一闻此报，即与广南总兵会合，同进征讨。正总兵孙污、副总兵余靖，此时得了狄元帅文书，紧守关中不出，等待大军一到，然后开兵。

再言狄元帅大兵，是日择地安营，起了中军大帐，是晚三军埋锅烧饭已毕，元帅有令紧闭关门，兵丁停息三日，然后开兵。又发令小军小心逡巡，以防敌人攻其不备，前面离关八十里，乃蒙云关也！次日狄元帅即着飞山虎刘庆下了战书。

按下宋营慢表。且言蒙云关，乃南方头座关寨也！守关老将，姓段名洪，年已五十余岁，使一柄大刀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有儿子两个，一名段龙，一名段虎，也是能征惯战之将。还有一

个女儿，名红玉，三小姐也！乃终南山金针洞仙翁徒弟。她八岁，便学法三年，这些腾云驾雾、隐身逃遁、撒豆成兵，俱已习熟，更有法术迷人魂魄，更加厉害。

是日段洪正在帅府帐中闲坐，忽闻探子报说：“大宋天子差平西王狄青五虎将，起大兵一十五万，前来征伐，现在扎营于关外，下了大寨。”当下段洪闻报，传令紧闭关门，严加紧守。次日又得了战书，段洪说道：“我主南天王攻破邕州，已得昆仑关驻兵，这狄青不向此进兵，争夺此关，深入我南地征进，此乃先割根本后收枝苗，作用大合兵法。这狄青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主安坐于昆仑那里得知，况又屡屡行此无道之事，凡民间美色女子，不论孤寡有夫无夫，令兵抢了百端淫欲。及于行兵，侈然放纵横掠，眼见得亡灭不远，焉能成得大事。但本官食他之禄，必要尽我之忠，至死而后已。”是夜不表段洪之言。

是时已第三天，狄元帅出令开兵，一声炮响，十万精兵，蜂拥而出，元帅后面带了四将，来至关下。只见蒙云关十分高耸，气接云霄，偏围垛口乃刀枪密密，剑戟森森，箭窗之内暗藏火炮，守关军士悬弓搭箭，俱是彪形大汉。狄元帅看了，令众军士攻打城池。众兵领令，个个奋勇争先，向前攻打，炮声不绝。上面守城兵丁一见，急用箭石纷纷打下，又差人飞报中军。

段洪闻报，急忙与二子说：“孩儿，如今宋兵攻城，你二人快些披挂，随我出关，以退宋兵。”兄弟听了，急忙披了盔甲，父子三人，各提兵器跨上征驹，出了帅府，直至关头。段洪说：“我们且看他虚实，然后与他交锋。”二子依言一齐来至城楼，往下一看，果然宋兵旗帜密密，杀气腾腾。盔甲鲜明射目，刀枪幌亮骇人，当下段洪父子三人看罢宋兵锐气，不觉大惊。

未知如何交锋出敌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狄元帅以众攻关 张将军出敌斩将

诗曰：

良将英雄有大名，六韬三略鬼神惊。

兵符掌执人钦服，一柱擎天定太平。

当下段洪父子三人，在城上观大宋兵马甚盛，锐气倍加。正看之间，只见大旗帜下一员大将，骑一匹高头骏马，在此指挥三军攻打城池。段洪向二子说：“我儿，你看旗下这员宋将，穿白盔甲手提大刀的必是督兵主帅，若伤了此人，何愁宋朝军马不退。”段虎闻言，说声：“父亲，孩儿不才，愿出马擒拿此将。”段洪说：“我儿，你看此将身高马骏，必然是骁勇英雄，况两边有许多战将保护，你一人出马，焉能取胜，犹恐不及。不如你与哥哥同出，为父在此与你掠阵。对敌之际须要小心，人不可乱，兵马不可乱进才好。”段虎应允，弟兄一同下城，带领一千兵放炮开关。二人一马冲出，一千精兵，列开长蛇阵势。

狄元帅正在催赶众将攻城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关门大开，冲出一支兵马，蜂拥而出。狄元帅看见，冷笑一声，骂道：“好胆大逆贼，敢出关与本帅对敌么？”挥刀一摆，把雄兵阵势排开以待，远远只见旗下少年之将带兵冲来。元帅正欲纵马挥兵上前，左边闪出刘将军说：“不劳元帅动手，待小将出马。”元帅见是刘庆上前，便说：“刘兄弟，即你去擒贼，须要小心。”刘将军得令，一马冲出，大喝：“贼将休来，快须通名受死！”有段龙、段虎闻言，勒马一看，但见这员宋将，生得身高体壮，脸黑颧高，颌下短短乱须，二目圆睁，高声呼喝，十分威武。段虎大怒，把马一

催，手提狼牙棍一指，大喝：“宋将休得猖狂，待通名本将军取你首级。”飞山虎喝声：“贼奴，你且恭听，吾乃大宋天子驾下，官封振国大将军，名刘庆。你难道不知昔年五虎平服西域之事么？边夷各国，俱已入贡称臣。你主乃隅角偏地乌合之众，妄称国号，擅敢下战书到中国，不自忖度；今日天兵到此，理应自绑辕门，还敢出关迎敌。你有多大本领，敢与本将军对阵么？你知事者，快快下马受死，若还多言一句，我走马横刀，教你尸首不全。”段虎听见了，怒声如雷，骂声：“好狂妄匹夫，敢夸大言，与你拚个死活。”持起狼牙棍，拍马上前就打。飞山虎双斧急架迎，二将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二马交锋，只杀得乌尘遍野，大雾迷空，相战不分高下。狄元帅在旗门之下，远远观看，见二将杀得如虎争餐，如龙取水，说道：“好一个年少南将也！”即命擂鼓助威。当下刘庆正在大战南将，忽然听见战鼓加响如雷，便知元帅与他助威，即奋勇争先，双斧如雪花飞舞。这一刻，把段虎杀得两臂酸麻，浑身冷汗，招架不住。刘庆看见段虎棍法混乱，暗暗喜悦。不趁此时立功，更待何时，贼人休矣！把双斧一紧，照定段虎脑门劈下，段虎连忙用棍往上一架。刘庆一斧又在拦腰，段虎忙叫声不好，两膝一夹，把马一催，又把马头拖转。刘庆大斧早已砍下，正在马后大腿劈开，筋骨多断了。那马忍痛不住，跨前一跃有丈余，又不能走动，把段虎抛于地下，那马缰尚拴系着足，不能逃脱。飞山虎一见大喜，催马上前，要伤他性命。蛮兵弓箭手一见，纷纷放箭射住。段龙大惊，忙松马缰，救去段虎，此时马已跌地死了。狄元帅看了大怒，用鞭梢一指，一万宋兵，飞步冲杀向前。段龙不敢混战，保了段虎败回。

宋军杀一阵厉害，真乃犹如砍刀切菜。段洪在城上看见兵败被宋兵追杀，大惊，急令放下吊桥，接救败兵。败兵一齐慌忙奔上。狄元帅正在追兵赶杀蛮兵，一见纷纷上了吊桥，传令先抢吊

桥，有人先登城者，为头功。一声令下，众将兵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喊声不绝，奔上齐攻，竟来抢关。段洪一见大惊，忙令众兵放箭，飞石一齐打下，宋兵方才不敢上前。狄元帅方传令鸣金，发军回营，犒赏大众，慢表宋营之事。

再说南蛮段洪，见宋兵退去，再令军兵小心巡守四方城池，防备宋兵攻打，与二子回进帅堂坐下，谈论大宋兵将英勇，不觉天色已晚，大小三军用过夜膳。次日，段洪升了虎帐，众将立于两旁，议退宋帅之策，即开言说声：“列位将军，我老夫奉了我主国王之命镇守此关，奈宋朝兵雄将勇，昨天开兵失利，折了一阵，段虎险些送了性命。列位将军，有何计谋以退宋兵？”言之未了，只见班部中一将高声说：“元帅因何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依小将看来，宋兵乃平常之勇，宋将乃些小之能。昨日虽然不胜，今日小将出马，定要雪了昨天之辱。如若不能擒得宋将回关，甘受军法。”

段洪闻言，抬头一看，是大将花尔能，便说：“花将军，你有什么高见，出敌退得宋军，如此容易。”花尔能说：“元帅放心，小将出马，捉得宋将，自然兵退了。”段洪闻言冷笑说道：“花将军，你休得要藐视宋朝兵将，这狄青非比寻常将士。五虎将征西北伐，享过多少大名，武艺出众，刀法精通，用兵如神，何人敢敌？昨因攻城出敌一阵，三千兵丁伤了二千余；今日将军若肯临阵交锋，保得无事回关，也算难得。”花尔能闻言不悦，说声：“元帅，末将今日出阵，胜不得敌将，誓不回关了。”说完，不待将令，提刀上马，出了帅府，领兵三千，来至北城，吩咐放炮开关，一马当先跑到宋营中，喝声如雷。

宋兵一见，连忙进内通报，狄元帅闻报，便问：“那一位将军出马？”帐中闪出一将，名扒山虎张忠，应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元帅说：“张贤弟须要小心。”张忠得令下帐，提了大刀，上了银